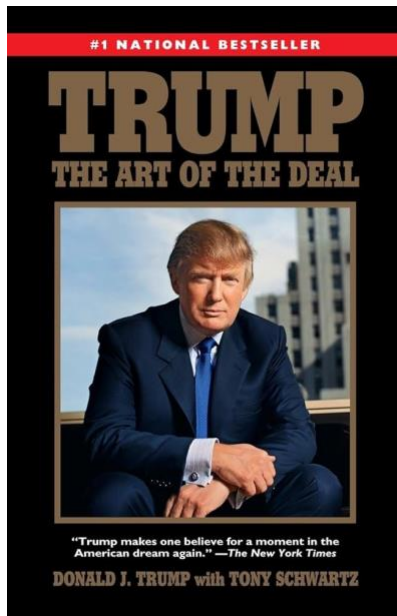




「瘋子理論」的極致，還是美國信譽的崩潰？ 評特朗普的「即興外交」與歷史對比

-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在當代國際地緣政治的劇烈變遷中，美國外交政策經歷了從建制化、可預測性向高度個性化與即興化的深刻轉變。特朗普在其執政期間，將商業談判中的「交易藝術」（The art of the deal）引入大國博弈中，試圖以擺脫常規官僚建制束縛的「即興外交」來重塑全球秩序。然而，隨着美伊衝突的再度爆發，以及全球貿易政策的劇烈波動，這種高度依賴個人情緒、缺乏體制支撐的外交模式，其弊端與高昂的代價已被推至輿論風口浪尖。



美伊衝突中特朗普政策的前後矛盾與即興博弈

特朗普政府對伊朗政策的演變，堪稱其即興外交與決策前後矛盾的典型案例。特朗普最初對伊朗採取了極致的軍事與經濟施壓，發誓要徹底擊潰其神權政權，甚至要毀滅對方整個文明，他又強烈呼籲伊朗人民推翻現行政府，並聲言絕不容許伊朗擁有任何導彈技術。然而，這種看似不可動搖的強硬立場在短短數月內便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

在 2026 年 6 月中旬，美伊雙方出人意料地簽署了一份《諒解備忘錄》（MOU）。在這份備忘錄中，特朗普政府作出了實質性的妥協與讓步，包括暫時解除對伊石油制裁、有條件地允許伊朗重新獲得至少 240 億美元的凍結資金，甚至承諾與地區盟友為伊朗提供高達 3000 億美元的戰後重建援助。最令人震驚的轉變發生在 2026 年 6 月 17 日，特朗普在法國接受記者採訪時，公然聲稱不允許伊朗擁有導彈是「不公平的」。他甚至辯稱，既然沙特阿拉伯和卡塔爾等周邊國家都擁有導彈，那麼從相對比例來看，伊朗保留部分彈道導彈也是可以接受的。同時，他還嘲諷了其陣營中那些主張必須徹底摧毀伊朗導彈能力的鷹派，指責他們「不夠聰明」。

然而，這短暫和平並未維持太久，隨着霍爾木茲海峽再度發生商船遇襲事件，美伊雙方隨即重燃戰火。在 2026 年 7 月 8 日召開的土耳其安卡拉北約峰會上，特朗普的態度發生了 180 度的轉變。他向媒體發表了極具侮辱性的言論，大罵伊朗領導人是「渣滓（scum

）」、「瘋子（cuckoo）」、「邪惡且病態的人（evil, sick people）」，並宣稱與他們進行和談完全是「浪費時間」。特朗普並且宣佈重啟美軍的大規模空襲行動，並強調先前的《諒解備忘錄》已經徹底完結。

歷史鏡鑑：「瘋子理論」的學術脈絡與尼克遜的挫敗

在特朗普外交的辯護者看來，其善變與狂妄並非無序的混亂，而是一種精妙的談判策略，即「瘋子理論」（Madman Theory）。這一理論的核心邏輯在於：在博弈中，一個表現得不計代價、情緒失控且手握毀滅性武器的談判者，往往能迫使理性的對手因為恐懼災難性後果而作出妥協。

「瘋子理論」在學術上的系統性探討，最早可追溯至冷戰時期的核戰略研究，博弈論大師謝林（Thomas Schelling）在1960年的著作《衝突策略》中便曾指出：「在衝突局勢中，表現得完全理性並不總是普遍優勢。」。如果對手相信你瘋狂到會不顧自身安全而選擇玉石俱焚（如同兩車對撞的「膽小鬼博弈」），那麼對方的最佳戰略只能是避讓。

歷史上，美國前總統尼克遜是首位嘗試將此理論轉化為政策的領導人，為了迫使北越回到談判桌並結束越南戰爭，尼克遜曾對其白宮幕僚長哈爾德曼（Bob Haldeman）坦言，他希望讓北越人相信他已經失去了理智，手握核按鈕且對共產主義極度偏執，隨時可能採取毀滅性行動。

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尼克遜與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策劃了多項秘密軍事威嚇。1969年10月，美軍實施了名為「聯合參謀部準備狀態測試」（JCS Readiness Test）的秘密全球核警報，下令美國空軍戰略轟炸機攜帶核武逼近蘇聯領空，以此威脅蘇聯向北越施壓。

然而，這場精心策劃的瘋狂表演徹底失敗了，無論是蘇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還是北越政權，都沒有因為這場核恫嚇作出任何實質性讓步。北越政權展現出了極強的抗打擊韌性與戰略定力，深知美國不可能在越戰中真正引爆全球核戰爭。最終，美軍仍不得不於1973年簽署《巴黎和平協定》後黯然撤軍，並在兩年後目睹了南越政權的徹底崩潰。

尼克遜與特朗普的本質區別

儘管特朗普與尼克遜在外表上都表現出不可預測性，但地緣政治學者與外交史學家指出，兩者之間存在着根本性的分野：首先，尼克遜的「瘋狂」是冷靜計算後的戰略偽裝（



Calculated Strategic Disguise）。他深知紅線所在，其恐嚇手段在幕後有著嚴密的官僚預案與系統性的戰略論證支撐。相反，特朗普的善變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個人情緒的即時反應與地緣交易中的虛榮心。他的立場切換往往缺乏長遠規劃，甚至直接損害了美國建制內部的既定戰略。

還有，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教授麥克馬納斯（Roseanne McManus）指出，瘋子策略若要發揮作用，其「瘋狂」必須是「情境式」（situational）的，即僅在特定議題上表現出極端偏好。然而，特朗普展現出的卻是「特質型」（dispositional）的無序，即在所有領域（貿易、盟友、安全）都反覆無常、推翻協議。這種特質只會傳遞出一個訊號：他是一個無法信任的合約撕毀者。

更重要的是，基於特朗普在歷次危機中（包括美伊衝突與貿易談判）總是習慣於在極限施壓後迅速尋求交易退路，《金融時報》評論員岩士朗（Robert Armstrong）甚至給他貼上了「TACO」（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意即「特朗普總是退縮」）的標籤。當對手洞悉其「雷聲大、雨點小」的虛張聲勢本質後，瘋子理論的威懾力便徹底喪失，徒留外交體制的空心化。



美國以外採用「瘋子戰略」的政治人物

「瘋子理論」與不可預測性並非美國政治人物的專利。在國際關係史上，許多美國以外的領導人也曾試圖採用類似的「瘋狂戰略」來獲取外交籌碼。然而，歷史實踐表明，這種戰略的成功率極低，且往往伴隨着災難性的風險，例如 1938 年希特拉在貝希特斯加登接見奧地利總理許士尼格，整場會談以咆哮、拍桌、威脅即時出兵進行。1939 年 3 月他深夜召見捷克總統哈查，威脅數小時內轟炸布拉格，哈查當場暈倒後簽字。希特拉展現極端殘酷且不惜玉石俱焚的戰鬥意志，迫使英法對其侵略行為實施綏靖。然而，這種戰略只是短期湊巧，眾所周知，隨後這些行為引發二戰，並導致納粹德國徹底滅亡。

赫魯曉夫曾於 1958 年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發出最後通牒，稱西柏林是東德身上的「惡性腫瘤」，揚言要動手術「切除它」，並威脅若西方軍隊不撤出，蘇聯將採取武力行動。1960 年 10 月在聯合國大會上，因不滿菲律賓代表發言批評蘇聯在東歐的帝國主義行為，赫魯曉夫憤而咆哮，並拿出手上的皮鞋猛力敲打桌面以示抗議。他又在古巴秘密部署核導彈，多次發表不理性的核威脅言論。從短線而言，他成功地迫使美國西方盟國從西柏林撤

軍、美國從土耳其撤走飛彈。然而，他因過度冒險而被蘇共建制派視為「輕率胡搞」，這成為其日後倒台的主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到最後蘇聯輸掉了冷戰！

瘋子戰略摧毀民主制度的優越性

在歷史和當今國際舞台裏面，使用瘋子戰略的政客多數是獨裁者，例如希特拉、赫魯曉夫、侯賽因、普京、金正恩，這在民主國家中極為罕見，尼克遜是極少數的例外。這是因為獨裁者不受民意與體制內權力制衡的約束，能夠承受（或無視）瘋狂策略帶來的國內政治成本；民主領袖如尼克遜則必須將瘋狂限定為隱蔽的、情境式的表演。然而，畢竟民主國家傾向站在道德高地，若果民主領袖經常表現出五時花六時變、不顧後果，那麼民主制度的形象便會受到質疑和破壞。

對內，選民與國會無法向一個以反覆無常為策略的行政首長問責，因為「不可預測」本身成了推卸一切承諾的擋箭牌；對外，民主國家的談判信用本來就建立在「政策受制度約束、不隨領袖情緒轉向」這一點上，這正是民主相對獨裁的制度優勢，瘋子戰略等於親手拋棄自己最值錢的籌碼，去模仿獨裁者的籌碼。

學者塞茨（Samuel Seitz）和塔爾梅奇（Caitlin Talmadge）指出，瘋子戰略在國際博弈中面臨一個無法克服的「保證問題（Reassurance Problem）」，這問題牽涉了三個層面：第一，對手未必相信你真的是非理性，猜測這是虛張聲勢，TACOS 就是一個好例子。第二，對手會誤判你的意圖，例如侯賽因表現得好像自己真的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結果導致西方盟國入侵伊拉克。第三，即使對手真的相信你是瘋子、不可預測且隨時準備掀桌子時，對手便會得出一個理性結論：「即使我們選擇退讓並與其達成協議，他也隨時可能因為情緒失控而再次撕毀協議」。大有可能這是現在伊朗政權對特朗普的評估，特朗普上台之後便馬上撕毀奧巴馬主導的 JCPOA，他們對美國的不信任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不理性形象雖然暫時提高了威脅的可信度，卻徹底摧毀了和平承諾的可信度。其結果是，對手最終往往會選擇放棄妥協，轉而採取對等升級或先發制人的強硬姿態，導致瘋子戰略以引發更大規模的衝突而告終。

結論與前瞻

特朗普在執政中將「瘋子理論」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極致，然而美伊《諒解備忘錄》的瞬間崩潰，昭示了這種即興外交模式的實質性破產。它非但未能實現低成本「套現」地緣利益的初衷，反而將美國的外交信用置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即興外交的根本性危害在於其對美國國家權力制度化根基的系統性侵蝕。冷戰時期，美國之所以能夠維繫其全球霸權，不僅依賴其強大的軍事與經濟實力，更依賴其高度可預

測、建制化的外交體系，以及由專業外交官、官僚系統和條約盟友編織而成的全球信用體系。當總統將個人面子置於地緣戰略之上，美國便在實質上退化為一個無法進行正常戰略理性對話的不穩定政權。

2026 年 7 月 10 日

「瘋子理論」的極致，還是美國信譽的崩潰？評特朗普的「即興外交」與歷史對比

原載於澳洲《同路人》雜誌

[更多資訊](#)